



明黑漆嵌螺钿花鸟纹罗汉床

型、材、工的统一

——传世家具必备的三要素(下)

□ 文/周 默

(接上期)

投资与收藏现代硬木家具或其他珍稀木材所新制的家具,除了了解与掌握其造型规律之外,型也是通过具体的尺寸来得以完全表现的。“远可看型”,即站在适当的距离可以观察到器型的好与坏。器型美与人体美有相似之处,人的脸型如果方圆适当,则五官位置、大小也要均匀合理,否则是很难看的。在一定的距离内,看人的美丑除了脸蛋以外,关键是人体各个部位的比例,上身长、下身短或下身长、上身短,手长腿短,均谓“比例失调”。只有“五官匀称,身材比例协调”才能吸引人的眼球。一件好的器物也是如此。“黄金分割定律”在明清家具的设计中也得到体现,如四件柜、圆角柜等家具的铜饰件也如此。铜合页、钮头或吊牌的大小与位置如适当,则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对于造型好的家具也是一个不得缺失的锦上添花之作。

型不美或不合理的器物,其工艺再精、材质再好也是无任何观赏与收藏价值的,如果花费不大,仅仅当作普通家具同等的使用价值来看待,也无可厚非。

工良——传世家具之追求



明黄花梨仕女观宝图屏风

明末大学问家、大玩家、美食家张岱几代人好吃、善吃,“家常宴会,但留意烹饪,庖厨之精,遂甲江左。”(张岱《陶庵梦忆》卷八)其祖父张汝霖著有《饔飧》四卷,食不厌精,专讲吃。而张岱则全面超越其前辈,“极好繁华,好精舍,好养婢,好妾童,好鲜衣,好美食,好骏马,好华灯,好烟火,好梨园,好古董,好花鸟。”(明·张岱《琅嬛文集》)张岱在如此广泛的爱好中,其核心是“精”与“美”的东西,他不仅写出了好吃、好看的美食名著《老饕集》,而且给后人留下了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《夜行船》,后人称之为“奇书”,有学问的人必备,没学问而又在社交场合避免尴尬的人更是离不开身的必携之物。无论事或物,追求到了极致、完善,也就是学问了。

工艺之美来源于“艺”,“艺”之形成也是日积月累、专心致志的结果,与整个社会的祥和、繁荣、心态平和、无浮躁求利之心密切相关的。王锜在《寓圃杂记》中谈及苏州工艺之形成有这样一段文字:

“吴中素号繁华,自张氏之居,无兵所临,虽不被屠戮,人民迁徙实三都,戎



明黄花梨螭纹圈椅

明黄花梨双螭纹书桌案

远方者相继,至营籍亦隶教坊。邑里萧然,生计鲜薄,过者增感。正统、天顺间,余蒞入城,咸谓稍复其旧,然犹未盛也。迨成化间,余恒三四年一入,则见其迥若异境,以至于今,愈益繁盛,闾檐负辐辏,万瓦鳞鳞,城隅濠股,亭馆布列,略无隙地。舆马从盖,壶觞饔盒,交驰于通衢。水巷中叠,光彩耀目,游山之舫,载妓之舟,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,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。凡上供锦绮、文具、花果、珍饈奇异之物,岁有所增,若刻丝累漆之属,自浙宋以来,其艺久废,今皆精妙,人心益巧而物产益多。至于人材辈出,尤为冠绝。”(王鏊《寓圃杂记》)

明式家具、清式家具横空出世之际,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达、社会稳定、人心安逸而追求至真、至善、至美之物的年代。而今,社会繁荣的程度是“好吃的”张岱也无法想象得到的,浮躁、趋利、追求奢靡之风在今天显得更为明显,在现代硬木家具的设计与制作方面也留下了这些不良的印迹。在一次博览会上,一位好友是木雕工艺方面的大师,当然自己已很少动手了,雇了几十位会操纵电脑雕刻机的工人,佛像雕刻是其长项,尤其是观音。但有意思的是观音女性十足,温柔至上,法相端装之感全无。追问其原因,朋友称工人晚上没事做,晚饭后就上歌舞厅,故白天的手艺全源于晚上的一致印象。

工艺至美,广东名师伍炳亮先生认为“艺”是指木工水平、雕花技术和打磨水平。这是很具体、很准确的对“艺”之诠释。明式家具,称之为“线条的语言”是极为恰

当的。故宫博物院专家胡德生的一双手永远是粗糙的,古旧家具上尘封多年的表面附着物似乎是从没有离开过这双手。其原因在于天天接触故宫最精、最美的而很少有人动过的、已经传世几百年的家具。胡先生鉴别明式圈椅先看型,再用手摸椅圈,检验其弧圈的精准程度及连接处有无阻手之感。对于各种各样的“线条”,胡先生用大拇指与食指很快地滑过,看出是否圆润一致、阻手。看家具是用眼,而更重要的是用手、用心,这也就是对于“艺”之考验。

家具的打磨是一个难以言状的困惑。俗语有“三分雕工,七分磨工”之说,早年好的磨工工资是高于木工与雕工的。现在刚好相反,磨工多启用初出茅庐者,工资仅为同级别的木工或雕工的1/2或1/3。磨具多用机器,即使用砂纸也就用到400号。现在也有用到1500号甚至最后一道工序用到进口的3000号砂纸打磨。有的为了达到木材表面光可鉴人的目的,将木材用石蜡及其他化学原料蒸煮,使其管孔中充满了石蜡及其他化学原料,使木材完全丧失了其自然的特性,很像抛光后的塑料,木材光洁度提高了,而韧性降低了,也就降低了家具的牢固度及使用寿命。有些专家认为磨不可过度,为了光洁润玉采用不合理的、对环境及身体有害的方法,更是不可取的。打磨要保证不损害原作的风韵,应生动表现原作的风格与艺术水准,同时也要将木材自然的纹理、质感表现出来。

传世的家具,特别是明清时期的硬木

家具,最初也与青铜器、陶瓷一样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用品罢了,但好的硬木家具其复杂而又理性的榫卯结构,圆润流畅而又多变的线脚,每一个部件精密的组合,木材高贵美丽的色泽与纹理,简洁、大方而典雅的造型,使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家具竟成了陈设的、可供人欣赏的艺术品,成为了收藏家秘不示人的珍品。

明朝人追求雅致、求异是很有讲究的。“房中葺理精致,几上陈列玩好,多蓄异香,广贮细茶。遇清客,一炉烟,一壶茶,坐谈笑语,穷日彻夜,并不以鄙事萦心,亦不以俗语出口。这段高雅风味,不啻桃源仙境。”(明沈弘宇《嫖赌机关》卷上)玩古董、喝新茶成了社会上层及文人雅士之至高追求。今天的社会追求精致、尚古与奢华是明人无法想象的。美舍、靓车,与其适合的就是名人字画真迹,好的玉器,古旧的明式家具。如果家具是名贵的黄花梨、紫檀,又有宫廷大家之雅、之势,则肯定受到富有的、眼力独特的收藏家的追逐。古旧的已稀少了,难得饱眼福了,而新制的现代硬木家具,特别是黄花梨、紫檀家具也成了收藏家新的收藏对象。新建的仿四合院建筑在北京也越来越多,需要好的明式或清式家具,当然意境与明人所处的时代是不可能相近了,桃源仙境也是很难再见到的。

远可看形,近可观质。形可为“型”,质则为“材与工”,“型”“材”“工”的高度统一才是一件至美至雅之器。注重一面而忽视另一面,则有失偏颇,也不可能成为大器,更不可能成为收藏与投资的对象。☐

责任编辑:吴京波

2006.11 11